

三幕喜劇

不燭小心

包蕾著

三 幕 喜 劇

火 燭 小 心

包 蕾 著

上 海 華 華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一 月

三 幕 喜 劇  
火 燭 小 心

每 冊 定 價 八 角

著 者 包 蕾  
發 行 人 孫 懷 琮  
發 行 者 華 華 書 店

上海林森中路一四八號

桂林中正西路三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版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其衣冠而之市，適有  
鬻金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得問曰  
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  
，不見人唯見金。

（說符）

第一幕 陳宅會客室。黃昏後。

第二幕

第一場 同景。第二天的黃昏後。

第二場 同景。一個夜晚。

第三幕 同景。又是一個夜晚。

人物

陳福昌 大富公司總經理，大腹賈，五十餘歲。

陳太太 名芝瑛，福昌妻，三十左右，風韻嫣然。

陳鳳仙 福昌女，廿歲，前妻所生。

史有道 其外甥，卅左右年紀，滑頭。

王達三 金光保險公司服務員（跑街的）卅左右，油嘴。

楊永年 金光保險公司檢查股主任，卅幾歲。

甄豔清 書寓名妓，近卅歲。

王媽 陳家女傭，愛多嘴。

小張 大富公司貨棧守夜者。

警察甲

警察乙

## 第壹幕

景

這是一間小型洋房的會客室，粉壁傢具全新，顯得這屋子的主人是在不久以前暴富起來的，中左方有通外面，右前方有門通餐室。左牆有窗，中右後有扶梯，可通樓上臥室，牆上掛有各種風景照片，這房間若在白天窗簾拉開時，倒是很明敞的，室中置有圓桌，克羅米的椅子，長沙發，和小沙發，小茶几，抬燈，花瓶，電話等。

幕啓時 正是掌燈時分，王媽拉攏了粉紅色的窗簾，開亮了壁燈，樓上臥室除老爺大聲地在叮囑。

陳聲 王媽！王媽！

媽 是！老爺！

陳聲 天黑了！家裏火燭小心！

媽 是！老爺！

陳聲 門關關好，有人來看我，先問問仔細！

媽 是！老爺！

媽 （自己囁咕着）我們老爺可真是個仔細人，每天晚上得關照一番，偏這幾天失火的事多，難怪他每天得叫幾聲「火燭小心」「門戶當心」了。

（突然門鈴聲大振）。

媽 誰呀？，（去開門）。

（王達三進來，西裝革履，呢帽西裝，一進來便提出卡片來）。

王 敵人姓王，叫達三，金光保險公司的跑街，要會你們的老爺！

媽 （討厭地）又是你，你來了十五次了，這幾句話我也聽了十五遍了，

王 你的記性真不錯，我倒還記不清楚，這兒陳公館，我好像來了還不到十五次，頂多十二次。

媽 咳，你究竟要來多少次呢！

王 沒一定，走慣了，倒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似的了。



媽 每次來看不到我們的老爺，真有你的耐性子。

王 一個人的成功，是看這個人是否有耐心，一件事業的成功，要靠有毅力才行。

媽 得了，得了，老爺又不在家。

王 沒關係，沒關係，我等一會兒好了，（自己動手，拿桌上的煙便抽索性很舒適地在沙發上坐下來），我是到什麼地方，都像自己家裏似的。我這個人就是這個脾氣。

媽 你這個脾氣可真不錯，喂！我問你，你究竟是個幹什麼的？

王 （又掏出他的卡片來）敝人姓王，叫達三，是金光保險公司的跑街。

媽 誰要看你的卡片，老是這一套（學他）敝人姓王，叫阿三，是金光保險公司的跑街，我問你是跑什麼街的？

王 跑街就是跑街，在公司裏是稱爲服務員，專門兜生意的。

媽 你們公司究竟是賣什麼東西的？

王 我們是保險公司，不賣什麼東西。

媽 那麼是做什麼賣買呢？

王 本公司營業範圍非常廣大，凡是水險火險人壽險，兵災險都可以保。

媽 我不懂你那一套。

王 譬如說吧，你保了火險，人壽險，盜劫險，若是這兒公館裏火燒起來了，強盜來搶了，人死了……

媽 閉嘴，閉嘴，瞧你這一套不吉利的話，怪不得我們老爺討厭你。

王 你們老爺討厭我？

媽 噠！

王 你怎麼知道？

媽 我這個人最不喜歡多說話，所以我也不必告訴你。

王 我不信，你們老爺我見都沒有見過，他怎麼會討厭我？

媽 哼，你不信？上回你來了，我進去報告我們老爺的時候，他問我「下面是

誰」？

王 你怎麼說？

媽 我說「又是那個保險公司裏來的，叫什麼王……王阿三的」

王 (校正她) 王達三！達到目的的達，三元及第的三。

媽 我們老爺可不管你什麼三元及第。

王 他怎麼說？

媽 他說「討厭鬼！叫他走！」

王 豈有此理！

媽 這會你該走了吧！

王 這樣一來……我更不能走了。

媽 幹嗎呀？

王 我更得把保險的好處說給他聽聽

媽 咳，你這人真是！

王（尋找話題來做爲他耽擱的方法）王媽，咱們不談保險不保險，你能不能替我想個辦法見到你們老爺一次。

媽（斬釘截鐵地）沒——辦——法！

王那麼這兒公館裏除了你們老爺以外，還有些誰呢？

媽（討厭地）不——知——道！

王媽，你幫幫忙替我想個主意好不好！

媽最好的主意就是「您——請——便」！

王好，好，我走，我走（走到門口，忽然站定）咦？王媽！你姓王是不是？

媽是呀！

王那好極了，原來咱們是一家人。

媽誰跟你一家呀？

王你瞧咱們同姓。

媽同姓不同宗。

王 那沒關係，咱們五百年前同是一家人。

媽 得了，得了，你談這些幹嗎呀？

王 王媽！你今年多大了。

媽 哎喲，快四十了。

王 嗨，看上去不過三十來歲。

媽 （最高興有人說她年輕）是嗎，人家都說我老呢！

王 不老，不老，一點不老。

媽 （深得吾心，便高興起來了）您請坐呀！

王 不客氣，不客氣，我這個人最隨便，這兒像我自己家似的，（又抽起煙來

）。

媽 咳，你還是走吧！你見不着我們老爺的。

王 他什麼時候回來？

媽 沒一定。

王 那麼，這兒府上究竟還有些什麼人。

媽 你想調查戶口。

王 不，不，我不過隨便問問。

媽 我這個人最不喜歡多說話的，可是……可是你真的要知道，我就告訴你吧，這兒府上有一位老爺。

王 這個我知道。

媽 有一位年青的太太，長得非常好看。

王 是續絃是不是？

媽 你既然知道，我就不說了。

王 你說，你說，我這是隨便猜猜的。

媽 那你自己去猜吧。

王 我猜不着了，還是你說吧！

媽 還有一位年青的小姐，長得非常漂亮。

王 一定是從前的太太養的。

媽 這可誰都猜得着。

王 還有誰？

媽 還有就是我。

王 這個我知道，那麼常來的客人有些什麼人？

媽 你問他幹嗎？

王 我不過想鑽點保險生意呀。

媽 有一位外甥少爺，叫史有道，是做律師的，我們老爺很相信他。

王 史有道律師？倒沒聽說過。

媽 他還沒掛牌呢。

王 哦，還有誰呢？

媽 還有就是你，已經來了十五次，也算是常來的客人了。

王 這個我也知道，王媽！您能不能介紹我跟這兒太太談談呢？

媽 這不行。

王 爲什麼？

媽 這兒公館規矩大得很，男客要見太太，得先通知老爺。

王 女客要見老爺呢？

媽 當然得先通知太太。

王 這個規矩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突然門鈴聲大振）

媽 也許是那位外甥少爺來了。（去開門）

媽聲 我原說一定是史少爺，您這晚才來，老爺等了您半天了呢。

（史有道進來，儼然一付大律師的風度，王達三連忙站起恭候）

史 這位是……？

媽 （槍着介紹）他是金光保險公司的王阿三！

王 不，不，敝人叫王「達」三（連忙摸出卡片來）達到目的的達，三元及第的  
三，金光保險公司的服務員，請教貴姓。



史 我姓史，史有道（傲然第）很有道理的有道。

王 哦，久仰！久仰！我們好像那裏見過似的。

史 對不起，我從來沒有見過你。

王 沒關係，沒關係，史大律師，我是早就聞名了。

史 （高興起來）哦！原來你倒是已經知道我是做律師的。

王 您的大名，提起來，知道的人很不少，真是大名鼎鼎。

史 （客氣起來）您請坐！

王 （敷衍地）不客氣，不客氣，你的事務所現在設在什麼地方？

史 （窘）嗯……嗯，這個現在還沒一定，我想暫時不設立，因為……因為，所以

……所以這樣，暫時還不算掛牌。

王 這個沒關係，沒關係，好在史大律師在社會上已經很有名望。

史 好說，好說，我個人就是這樣，我做律師完全是爲了保障……保障人權，維

護……維護法律，我的律師證書，就快寄到了，等到我事務所成立的時候，請

過來指教。

王 豈敢，豈敢！

史（壓低點聲音）有什麼打官司的生意，請多多介紹介紹，個金可以特別提高，最歡迎遺產案件。

王 這是義不容辭。

（王媽倒茶來）

史 舅舅在樓上嗎。

媽 在樓上。

王 不是說陳先生出去了嗎？

媽 是出去了呀？

王 那你又說在樓上。

媽 咳，你這個人真是個死心眼。「在樓上」是對史少爺說的。「出去了」是對你說的，你懂不懂呀？

王 哦，原來如此！

媽 這會你該走了吧！

（忽然樓上陳太太聲音在問）

芝聲 王媽！誰來了？

媽 太太！是保險公司的王……

王 （怕她又說錯）王達三，達三。

媽 王達三。

芝聲 你沒告訴他老爺不在家嗎？

媽 說過了，可是史少爺在這兒等老爺呢。

芝聲 請他坐一會兒，我來了。

王 （對史）請坐！

史 （習慣地）請坐，（王應聲坐下）

（陳太太芝瑛從臥室中出來，下樓來）

芝（對史），有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史才來！舅媽！

芝這位就是……

王（連忙）王達三，達到目的的達，三元及第的三，金光公司服務員（取出卡片交她）今天能見到陳太太真是非常榮幸。

芝對不起，勞您駕來了好幾次了，今天他又不在家。

王沒關係，沒關係！

芝等他回來，我告訴他，叫他打電話給您吧，省得您多跑了。

王不要緊，不要緊，我再來幾次也沒關係。

芝那麼將來有空再來吧！

王沒關係，沒關係，我等一會兒就來。

芝，王媽！送王先生出去。

王不要客氣，不要客氣，（王達三下）。

芝 這種人真討厭，兜起生意來，像蒼蠅叮着糖似的，不見他，他還是每天來，見了他，又非叫你保險不可，真麻煩！

史 這個人亦真有勁。

芝 王媽，你去看看老爺醒了沒有，要是醒了，把參湯端給他喝。

媽 是！

芝 等他喝過了參湯，你告訴他史少爺來了。

媽 是！（她正想上樓去）

史 王媽！

媽 史少爺有什麼事。

史 沒什麼，你要是看見鳳妹，請你告訴他一聲，說我來了！

媽 知道了（她上樓去）。

芝 瞧你那付猴急的樣子，鳳仙也許並不喜歡你呢。

史 那麼，舅媽該幫幫我的忙了。

芝 那得先看看你有沒有建立點功勞。

史 舅媽今天打電話叫我來，有什麼事叫我做，儘管吩咐！

芝 當然有事問你。

史 有什麼事您說呀？

芝 聽說你從前常常在外頭遊嚮子，現在還去不去呀？

史 我現絕對不去了，我已經棄邪歸正，決不再遊嚮子了。

芝 是真的？

史 我可以起誓。

芝 那就糟了！

史 怎麼會事？

芝 我想跟你打聽一個嚮姐兒的名字。

史 怎麼，舅舅有點不規矩了嗎？

芝 哼，他那個狗脾皮會改？真是人老心不老，昨天晚上喝醉了酒回來，拉着

我，口口聲聲叫什麼『真情』老八，真情老八，聽這名字像是個窩子裏姑娘的名字，所以把你叫來問問，偏你現在又棄邪歸正，不逛窩子了。

史 (唸)真情老八，真情老八，(想出來了)哦，哈哈，不是真情老八，是豔情老八。你聽錯了。

芝 他說得迷迷糊糊，也許是我聽錯的，怎麼，你知道這個人。

史 怎麼不知，說油了嘴，我前天還跟她……

芝 你說你現在不去逛窩子了呀。

史 (窘)嗯，嚔，去是不去，不過有時候爲了應酬，逢場作戲玩玩吧了。

芝 你不去，不關我的事，我要你替我打聽打聽那老不死的，是不是在外邊租下小房子了？他在那女人身上化了多少錢？你知道了不許隱瞞。

史 舅媽吩咐，敢不從命，可是我和鳳仙的事，您也勸勸她。

芝 好吧，我替你勸勸她，你自己也得多討好她才行。

史 唉，我真是非常努力的追求，可是她近來對我越來越冷淡了。

芝 也許她對你厭了。

史 厭了？

芝 上回我問她願意不願意嫁給你……

史 她怎麼說？

芝 她說「誰嫁給這種冒牌律師才倒霉呢」。

史 我不信，她總有一天會願意嫁給我的。

（鳳仙正巧這時由樓上下，聽到他來了一句話）。

鳳 誰要嫁給你呀？

史 （窘）哦，鳳妹，你來了，我們在說着玩。

鳳 （不理他）媽！爸爸醒了說請您上去！

芝 好吧！你陪你表哥談一會兒（示意史）。

史 好，好，舅媽請便！（芝英上樓去了）

史 鳳妹！



芝 (不理他)。

史 鳳妹！

鳳 我又沒死，叫我幹嗎？

史 怎麼了？今天有點不高興嗎？

鳳 我那天高興過？

史 這爲什麼呢？

鳳 不爲什麼！

史 舅舅舅母都待你不錯，有吃有喝，有穿有玩，你還缺少什麼呢？

鳳 (嘆了口氣) 就缺少點刺激，活得太平淡。

史 你覺得無聊是不是？那容易解決，咱們一齊玩去，看電影好不好？

鳳 厭了。

史 那麼聽京戲，程豔秋，梅蘭芳隨便你挑。

鳳 都不喜歡。

史 那麼，跳舞去。

鳳 太累人。

史 看話劇。

鳳 沒意思。

史 （搜索枯腸）有了，咱們明天出門旅行去，杭州、蘇州、無錫、南京隨便

你喜歡。

鳳 跟誰一齊去？

史 當然我陪你去！

鳳 那就一點都不夠刺激。

史 你這句話對我倒是個很大的刺激。

鳳 （笑起來）那你爲什麼不自殺呢？

史 自殺？我真想去自殺了。

鳳 爲什麼祇是想，而不去實行？一件事，不實行是永遠做不到的。

史 好，我決定自殺！我決定自殺！

（陳福昌正在這時下樓來）。

陳 自殺？使不得，使不得，好好的爲什麼要自殺呢？

史 （窘）舅舅，我們……是在說着玩的。

鳳 瞧你，剛才答應我自殺，一會兒去說是說着玩的，真不講信用。

陳 什麼話？（對女）

史 表妹說着玩的。

陳 胡說，自殺有什麼好玩，（對女）你樓上去吧，我同你表哥有事商量。

鳳 （懶洋洋地）好吧，（走）一點都不夠刺激。（走上半扶梯）

陳 鳳仙，現在幾點鐘了？

鳳 （看表）八點半。

陳 方才有電話來過沒有？

鳳 沒有！爸爸有什麼事？

陳 沒什麼，你關照你媽早點睡吧。（芝英點頭上樓去了）

史 （等她上樓）舅舅，您等誰的電話？

陳 不等誰的電話，我怕豔情老人打電話來，給你舅母接着又多麻煩。

史 舅母，已經在懷疑了，是您昨天喝醉了酒叫豔情的名字呢？

陳 （着急）她跟你講些什麼？

史 他叫我替她打聽打聽。

陳 你怎麼說？

史 我當然滿滿答應。

陳 你可不能露出一點口風來的！

史 舅舅，您真是個怕……

陳 胡說，我不過想省點事。

史 可是舅母說要是我打聽出來，她重重賞我。

陳 不用說了，你想敲我的竹槓是不是？

史 您別誤會，我沒這個意思，外甥敲舅舅竹槓，天下決無此理，可是……

陳 好吧，你錢又化完了是不是？明天我給你！

史 謝謝您！

陳 你今天來就爲了這事？

史 不，我還有話要報告您。

陳 你說呀！

史 （壓低嗓子，）豔情老人叫我帶個信：說她想念您。

陳 （高興地）哦！哦！

史 她在怪您好久不到她那兒去。她說您跟她說好，包她半年，爲什麼現在連人影也不見。

陳 我那走得開呀？

史 所以，她想來看您。

陳 （急）什麼？來看我？到那兒？

史 到這兒家裏來？

陳 胡說，怎麼可以到我家來？

史 我也是那麼說呀，我說舅父是怕舅媽的，你不能去。

陳 她怎麼說？

史 她笑起來，說「我偏要看看他是怎麼個怕勁」。

陳 胡鬧，胡鬧，簡直胡鬧！

史 可是老人的脾氣您是知道的。她說得到做得到。

陳 （更急）這：這怎麼辦呢？

史 這有什麼辦法呢？

陳 她爲什麼要來找我呢？

史 也許她這幾天手頭不寬，要向跟您商量商量呢。您既然包了她的身體，這錢不能不付的。

陳 也是要錢是不是？我明天派人替她送去，就是有事找我，也祇能打電話到

寫字間去，不可以到我家來呀。

史 說的是呀，大概是急於等錢用了。

陳 錢，錢，這幾天我自己急得要命呢。

史 那怎麼辦呢？

陳 好吧，（摸出支票簿開了兩張支票交給史），這一張支票是給你的。

史 這怎麼好意思呢。

陳 別客氣了。

史 那麼，恭敬不如從命了。

陳 這一張請你交給她，對她說我這幾天實在忙不過來，心緒又不好，沒工夫到她那兒去，這點錢給她留着化，叫她別上這兒來找我了。

史 要是她還不肯，一定要來呢。

陳 那除非裝做是你的女朋友，帶來玩的，

史 我去試試看，（欲走）。

陳 你先別走，我有非常重大的事跟你商量！

史 什麼事？

陳 好像聽說你也懂得法律。

史 咳，舅舅，我就要掛牌做律師了呢。

陳 我想問你一個法律問題。

史 法律問題我是無所不知的。

陳 （四邊去看看）我問你私用公物，變賣公產盜用公款犯的罪重不重？

史 私用公物，變賣公產，盜用公款，那還了得！這不單是民事訴訟，更是刑事訴訟，可以附帶民事訴訟，『不當得利』根據法律，不單是宣告破產，並且得判徒刑多少年。

陳 （滿頭大汗地）糟糕，糟糕。

史 怎麼，舅舅，有誰要打官司嗎？可以介紹我做筆生意。佣金可以跟您平分，當事人不知是誰？



陳 是誰？就是我！

史 哎？舅舅您？

陳 你是我外甥，變是我最相信得過的人，告訴你不妨，我今天正想同你商量  
出一個辦法來。

史 舅舅！您怎麼了？

陳 我這幾個月來，在黃金股票上虧了不少，在老人身上也化了不少，沒辦法  
彌補，不得已在我們的賬上挪用了不少錢，還是不夠，便把公司堆棧  
裏的貨物，出了後門，有的做了押款，有的給我賣了。

史 賣了？

陳 賣了還不要緊，不知怎樣一來，外邊走漏了風聲，董事會要派人來查賬搬  
貨了。

史 糟糕！

陳 更糟糕的是押款也要到期了，前幾天我傾全力在股票黃金上，想撈它點回

來，偏又手氣不靈；又完了。到時候我拿什麼去還債，眼看着就要破產，吃官司。

史 這怎麼辦呢？

陳 我就是要你替我想辦法看。

史 這個辦法很難想。

陳 你懂得法律，也許想得出一個逃避法律的辦法來。

史 舅舅，這件事就是你請律師，也還要吃官司，何況我究竟還不是一個真的律師。

陳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幫我渡過這個關口，我重重謝你。

史 要在法律上逃避這個責任很難，祇有想辦法去弄點錢來，才好對付。

陳 我可動不出腦筋來了，真傷腦筋！真傷腦筋！（看到王達三的卡片在桌子上！這傢伙又來過了真討厭！

史 誰？

陳 王達三，那個保險公司的跑街。

史 （靈機一動）舅舅，你們公司堆棧的貨物保了火險沒有？

陳 沒有。

史 剩下的貨多不多？

陳 有是有，可也都已押了出去的，人家還沒來拿的，都放在西棧。

史 那麼快點把這些貨去保火險。

陳 你這是什麼意思？

史 這還不明白？

陳 我不懂。

史 舅舅，您真是急糊塗了，保了險，失火以後叫他們賠償呀。

陳 失火？怎麼會失火……

史 我們來使它自行失火呀。

陳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放火！

史 (連忙) 噓！輕聲點給人聽見可不是好玩的。

陳 我還不大明白你的計劃。

史 我們把西棧的貨，都去保了火險，以後再偷偷地把貨色偷出去，放在東棧

。西棧裏的貨換上些沒用的不值錢的東西，然後，一把火。把它燒掉，這不就可以向保險公司要錢賠償了嗎？實際上我們貨物毫無損失，這一來不就可以彌補您的虧空了。

陳 法子是不錯，可是太危險。

史 除了這條路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陳 可是保險公司要來檢查的。

史 這就得有第二步計劃。

陳 你說說看。

史 這些主意我也不敢輕易出口，將來若有牽累我也犯了教唆放火罪。

陳 別賣關子了，你幫了我的忙，將來我不會少了你的。

史 我這完全是爲了您。

陳 快說吧！

史 我是說保險公司要來檢查，少不得有個負責檢查的人。

陳 那當然有，也許是檢查股主任什麼的。

史 那就好辦，咱們先得把這個人連絡好，拉她下水，這件事就好辦了。

陳 人家怎麼肯呢？

史 這也不一定，『人不愛財，狗不吃屎』這要看咱們的手段如何，不妨先打

聽打聽那個檢查主任是個年輕的，是個年老的。

陳 年輕的怎樣？

史 年輕的更好辦，除了用錢，再有一個辦法。

陳 什麼辦法？

史 您看過三國志，王司徒有了貂蟬連董卓都給殺了呢？

陳 你是說用『美人計』？

史 可不，英雄都難逃美人關呢。

陳 我又沒有貂蟬。

史 這個貂蟬不能用外人，怕走漏風聲，破壞大事，要在自己人中間找。

陳 難道叫鳳仙……

史 不，不，表妹不行，她……她太年青。

陳 那麼，難道叫你舅媽？

史 要是舅媽肯，一定成功，她又年青又有手段。

陳 不知她肯不肯呢。

史 您求求她看。

陳 那麼放火的人呢？

史 叫管棧房的小張。

陳 他肯不肯呢？

史 這種人還不是給他點錢，叫他放心，出了事有我們，他一定肯的。

陳 好！就這麼辦！可是小張愛喝酒，別喝醉了害事。

史 喝酒不要緊，正可以壯胆。

陳 對！喝酒可以壯胆！王媽！王媽！

（王媽上）

媽 什麼事？

陳 倒點酒來！

媽 是！（去倒酒來，二人碰杯）。

陳 預祝我們一定成功。

史 當然成功。

陳 （問王媽）王媽！那個王達三什麼時候再來。

媽 他說等會再來，謝天謝地最好別來了。

陳 胡說！他下回來立刻請他進來

媽 是！（門鈴響）您瞧！他還會不來嗎。（去開門）

我早就猜着一定是你。

王聲 當然，當然，我說來一定來的，決不失約。

媽 快進去吧！老爺在等你呢！

王 （受寵若驚）在等我？（連忙進來，招呼史）史先生您還在這兒，（對陳）這位想來就是……

史 我舅舅，陳福昌先生。

王 原來就是福老，久仰久仰了，敵人姓王名叫達三，達到目的的達，三元及第的三，（又連忙去摸卡片，送上）敵人是金光公司的服務員，（不接卡片）不用了，已經久仰了。

王 哪裏！哪裏！敵人素來欽佩福老的德高望重，商界前輩，人格地位，與衆不同。敵人真是欽佩得五體投地，幾次想要拜識，都沒有碰到。

陳 對不起的很，勞駕來了好多次了吧！

王 不多，不多，不過十二次。



媽（插嘴）這是十六次了！

陳不許胡說！下去！

媽是！（倒茶下）

陳請坐！

王多謝！多謝！

陳我對王先生的服務精神感到十分佩服。

王哪裏，哪裏，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我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多來幾次，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史方才我已經同舅舅談起過保險的事。

王好極了，好極了！

史我也很贊成保險，……

王多謝幫忙，多謝幫忙！

史我舅舅對於保險也很感到興趣了。

王 那更是好極了，好極了。

史 但這完全是佩服王先生服務精神的緣故。

王 豈敢：豈敢！

陳 所以我很想和王先生談談，……：

王 請指教，請指教。

陳 聽說貴公司信用很好。

王 那不用說，簡直稱得上全中國，不，全世界第一。本公司營業範圍非常廣大，歷史非常悠久，賠款非常迅速，（說油了，變成不知所云了）如蒙下顧可打電話，不，不，我是說請指教，請指教！

陳 我想問問保火險的情形。

王 保火險？好極了，好極了。

陳 我想爲我們公司棧房裏的貨保火險。

王 （突如其來的成功，使他不知所措）那更好了，那更好了。保了火險，一

定會燒起來，不，不，一定保險燒起來，不，不，我又說錯了，我是說一定燒不起來。

萬一失火呢。

當然賠錢，非常迅速。不過保了險，就不大會燒了。

那就沒意思了。

（連忙改變）不過也有很多燒了的，有今天保險，明天就燒的。

真的？

當然真的。

那麼你們要不要去調查那失火的地方。

要的，要的。

由誰調查？

看情形定，遇有數目重大的，由調查股主任親自去查。

你們那位調查股主任姓什麼？多大了？

王 他叫楊永年，三十多歲，你問他幹嗎？

陳 沒什麼，我不過隨便問問，幾時你跟他一齊來玩玩，我近來對保險事業很感興趣，因此想多認識幾個保險業裏的人，你要知道我這個人最喜歡交朋友，沒一個朋友來看我，我會拒絕不見的。

王 是！是！

史 這樣吧！既然舅舅感到興趣，我想就明天吧，請你和楊主任一齊到這兒來吃晚飯。

陳 對了，請過來便飯！

王 (莫明其妙) 吃晚飯？

陳 不知兩位肯否光臨？

王 太客氣了！太客氣了！

陳 保險的事我們慢慢地再談好了，明天一定得請過來。

王 一定來，一定來！

（鳳仙忽然下來）

陳（爲了介紹）這位是小女，鳳仙來見過王達三先生。

王 哦！原來是大小姐，幸會，幸會，敝人姓王，名達三，達到目的的達，三元及第的三，金光保險公司服務員。

鳳 我早聽王媽說過，有一位常來的客人，原來就是你。

王 不錯，不錯，就是我，就是我。今天得見小姐感到非常榮幸。

鳳 你這個人倒是蠻有趣的。

王 好說，好說。

鳳 我好像在那兒看見過你似的。

王 看見過我？不錯，不錯，我也好像看見過小姐似的。

鳳 也許在什麼咖啡館什麼舞場吧。

王 那一定是多年前了，不然，我在這幾年中，要是見過您，像您這樣的美麗的容貌，大方的風度，溫柔的姿態；甜密的笑容，我只要看見一眼，便永

遠記住了。

鳳 你的話說得倒是很好聽，你這個人倒也賣夠刺激的。是蠻夠刺激的。

史 好了，好了，你們的話說得太多了。

鳳 怎麼又刺激了你不成？

王 對不起，是我說話太魯莽了。

鳳 不要緊的，戲裏常常是這樣的。

（突然電話鈴聲響，陳拿起聽）。

陳 這兒是陳公館，我就是陳福昌，你是誰？哎？豔情。

鳳 誰！

陳 （對女）你別管，（仍聽）我這幾天實在太忙，忙得沒有一點工夫。我怎麼會不來了呢。什麼？馬上到百樂門來，這個……這個……不行的，什麼？一定要來，我……我想想辦法看，別生氣！別生氣 喂喂，喂，斷了？

（他正在聽電話時，芝瑛出現在扶梯上）

陳 (對史) 她……她叫我馬上去！

芝 哪兒去！(衆驚抬頭)。

陳 我……我有點事！

芝 不許去！(福昌頹然坐倒床發上)

(傳來王媽的聲音)

媽聲 老爺叫我關照你們火燭小心！

——幕急下——

# 第 貳 幕

## 第 一 場

景同前，

第二天的黃昏

幕啓時，台上僅陳太太與福昌在，陳太太盛粧端坐在沙發上，嘟起嘴似乎在生氣，福昌小心翼翼地侍候在側。

陳 太太！

芝 (不理)

陳 太太！

芝 (仍不理)

陳 我的好太太！

芝 儘叫幹嗎？你在替我招魂，是不是？



陳 我有話對你說呀！

芝 有話就說，有屁就放！

陳 那麼，你不要不理我呀！

芝 別嚙，你說呀！

陳 好太太，今晚的請客，關候非常重大，我們計劃的能不能成功，先得看今晚的事進行得順利不順利。……

芝 (假裝地) 什麼計劃不計劃的，我不知道。

陳 (着急) 咳，昨天晚上，我不都告訴過你了嗎？我們要想放火燒棧房，要保險公司賠錢……

芝 噓！好像外面有人偷聽。

陳 (大驚，連忙去看，沒有人) 沒……沒有(急出一身汗)

芝 (笑) 你這麼膽小，也敢犯法？

陳 這……這也是沒有辦法，我想不會有人知道的。

芝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陳 可是……不這麼辦，我就得破產，我的名譽……我的地位。

芝 那你自己去想辦法好了，關我什麼事。

陳 不，不，這還非得要你幫忙。

芝 我怕沒那麼大的本事。

陳 你有，你有，你就有那付手段，叫男人見了你就沒了辦法，不然我又爲什麼那樣怕你呢。

芝 得了，得了，別灌米湯了，少在外頭胡鬧就夠了。

陳 我決不在外頭胡鬧了，祇要你肯幫我這次忙，我已經打聽過那個金光保險公司的主任是個毛頭小伙子，祇要你肯用上點手段，不怕事情不成功的。

芝 哼，有了錢，你就在外面花天酒地，沒有錢，倒叫自己的太太去使什麼『美人計』，你爲什麼不找個別的女人去呢？

陳 咳，好太太，我祇信得過你一個人，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得要我信得過的

人。

芝 你就那樣相信我？

陳 當然，當然，自己太太不相信不相信，相信誰去？

芝 我看你也是沒別的人可以幫忙了。

陳 是呀！是呀！好太太，你就可憐我！

芝 好吧，既然你要我去迷作那個姓楊的小子，拉他進你的圈套，我可以答應

你去試試看……

陳 好極了，好極了。

芝 慢着，可是我也有條件呀！

陳 你也有條件？

芝 當然！咱們談生意經，終得雙方接受條件才行呀！

陳 好，好，你說，你說！

芝 我說出來，你能不能答應？

陳 當然答應！我可以起誓……

芝 得了，得了，你也學會你外甥的那一套。

陳 那麼，你快點說吧！

芝 第一，以後不准再在外面拈花惹草。

陳 這個當然。

芝 第二，這次事情成功把騙來的錢交給我。

陳 全交給你？

芝 你捨不得？

陳 捨得！捨得！

芝 第三，既然你要我去騙那姓楊的，以後你可不能吃醋。

陳 (笑) 吃醋？哈哈，我最反對吃醋。

芝 那你不怕我會真的跟上了姓楊的。

陳 不會，不會，這是做做戲吧了。

芝 要是假戲真做，弄假成真了呢？

陳 我敢保險不會的，我相信你。

芝 好吧！就那麼辦，現在你去看看王媽菜預備好沒有？我在這兒等他們。

陳 好，好，（入餐室）。

芝 （獨語）哼，他敢保險？

（鳳仙從樓上下來，濃裝豔服）

鳳 媽！你一個人在說什麼？

芝 沒什麼，你今天爲什麼打扮得那麼漂亮？

鳳 媽！你自己不也是打扮得那麼漂亮？

芝 我是因爲今天家裏有客。

鳳 我也是呀！

芝 （妒忌她）哼！

鳳 （不覺得）媽！你瞧我這件衣服樣子好嗎？

芝 你穿了當然好看。

鳳 您這件也不錯呀！我覺得您今天更年輕了，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像是我的姊姊。

芝 別胡說！我瞧你今天特別高興似的。

鳳 嗨，我想今天也許可以找到點有趣的刺激！

芝 （不明白）什麼？

鳳 沒什麼，（想掩飾，偏又說出心裏的話）媽！你瞧王達三這個人怎麼樣？

芝 哪個王達三？

鳳 咳，王達三先生就是金光保險公司的服務員！

芝 哦！那個跑街的。

鳳 嗯！我倒覺得這個人挺會說話，蠻有趣的。

芝 這種人是靠一張嘴騙飯吃，當然會說話。

鳳 （不高興）天下難道有不用嘴吃飯的人嗎？

芝（發覺）哦！原來你喜歡他。

鳳現在還談不到喜歡，不過，我覺得這個人很夠刺激。

芝有道知道了要生你的氣了。

鳳關他什麼事，那個討厭鬼，我真討厭他。

芝咳，鳳仙！你猜今天來的客人是個什麼樣兒，會不會是個又年輕，又漂亮的……

鳳你說誰呀？媽！

芝楊永年。

鳳楊永年是誰呀？

芝咳，就是那個金光保險公司的調查股主任。

鳳那我怎麼知道？

芝你猜猜看呢！

鳳我猜不着，也許跟達三一樣漂亮，也許沒有達三漂亮。

芝 達三！達三！你倒叫得挺親熱了。

（福昌自餐室出來，他還在對餐室裏吩咐着一些話）

陳 關照廚房把菜早點預備好，可是也別讓菜涼了，知道嗎？（回頭看見鳳仙）

啊！鳳仙，你去幫幫忙。

鳳 （不高興地）我已經換好了衣服……

陳 又不是叫你去煮菜燒飯，叫你去幫幫王媽的忙，她就祇會說話，不會做事

。

（鳳仙嘟着嘴從餐室門下，芝瑛也想去，被福昌叫住）

陳 你別去吧！讓鳳仙去照料他們好了，你在這兒陪陪我！

芝 得了，你嚟死了！

（突然門鈴聲，王媽連忙出來，去開門）。

（王達三與楊永年上）。

陳 哦！王先生來了，請，請，請！



王 對不起！勞您久等了！

陳 哪裏，哪裏，兩位肯光臨舍下，真是榮幸之至……

王 讓我來介紹，這位就是敝公司調查股主任楊永年先生，這次是商界聞名，大富公司總經理陳福昌先生。

楊 久仰，久仰！

陳 （同時）久仰，久仰，（互相鞠躬握手）

陳 讓我來介紹，這位就是內人芝瑛。

楊 陳太太！

陳 楊先生請坐，

楊 謝謝，謝謝！（王媽倒茶）

陳 從王先生那兒聽到楊先生的大名，並且知道楊先生少年有爲，博學多才。

我這個人是最喜歡結交朋友的，所以託王先生請您過來……真是冒昧得很。

楊 哪兒的謔，哪兒的話！人仰陳先生是商界前輩，德高望重，一直無緣拜識

，這次得到達三兄引見，冒昧前來，今日一見，更是見面不如聞名……。

王 （連忙改正他）聞名不如見面。

楊 （窘）哦！哦！聞名不如見面。

王 好說，好說！楊先生真是口若懸河。

芝 又善於隨機應變。

楊 豈敢！豈敢！

陳 楊先生對於保險事業一定很有研究。

楊 說不上，說不上，敝人最初是在法國巴黎研究化妝品的，後來又到意大利

研究美術，然後到英國研究政治，到德國研究軍事，最後到美國的好萊塢

研究電影……。

芝 可了不起！

楊 哪裏，哪裏，我雖然研究了各種學問，走遍了世界各國，但等到我回國以

後，才發現了中國不強的原因。……

陳 噫，噫，如何？如何？

楊 中國所以不強，就是因爲大家不去保險？

陳 有理，有理。

楊 所以，所以，所以我就到金光保險公司做事去了。

王 所以最好大家都保險！

芝 (笑) 你們說得真有道理！

楊 陳太太對於保險大概也很感興趣吧！

芝 不，我不喜歡保險，不保險的「我倒喜歡」聽你說話。

楊 (高興地) 是嗎？我是不大會說話的。

王 可是楊先生的信用很好，說的話句句保險。

芝 (笑) 楊先生嘴又會說，人又漂亮。

楊 (愛寵若驚地) 過獎，過獎。

芝 楊先生！

楊 嗯！

芝 以後您可能常來，爲我講些什麼法國呀·英國呀·美國呀什麼的，好不好？

楊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芝 (贊譽地) 唉！我可真喜歡，聽這些有趣的事我就缺少一個人來跟我談談話，這多有意思呀！

王 您是說保險？

芝 你就知道保險，楊先生可比你懂得多呢。

(鳳仙出來了，她就祇看見達三似的)。

鳳 咳，達三，你怎麼這晚才來？叫我等了你半天。

王 哦！風仙小姐，我早來了，正奇怪爲什麼沒看見你呢。

鳳 討厭的爸爸叫我去看廚房呢，王媽也糊塗，你來了也不快告訴我。

陳 鳳仙，還有客人呢。

王 哦，我忘了介紹，這位就是我們公司裏的楊先生！

鳳 哦！楊先生！

楊 這位想來就是陳小姐吧？

鳳 我叫陳鳳仙。

王 多美的名字！

鳳 （笑着）別胡說！

陳 鳳仙！菜怎麼樣了。

鳳 誰知道，你自己去看！

芝 我去！

陳 不，你陪楊先生談談，大家請坐一會兒，我去去就來，（他從餐室門下）  
達三！你說我這件衣服好不好看？

王 好看極了，我從來沒看見這樣好看衣裳，這樣好看的人！

鳳 達三！你坐到這兒來！我新買了幾件化妝品，我給你看，（她連忙去拿出

來，一件件地給他在在一旁贊譽着）。

芝 （她倒了杯熱茶遞給楊）楊先生請喝杯熱茶。

楊 多謝！

芝 楊先生，您太太爲什麼不一齊來？

楊 我還沒結過婚。

芝 哎唷，像您這樣又年青又漂亮的人，還沒娶太太，可真奇怪了。

楊 因爲沒有人肯嫁給我呀！

芝 得了，像您這樣的人材，世界上的女子都願意嫁給您的。

楊 這是您的誇獎。

芝 （福昌在裏面叫『芝瑛！芝瑛！』）

芝 來了！（她站起來，纔着楊永年的手臂）我們到裏面去談吧！

芝 （他們兩人從餐室門進去，達三也想跟去被鳳仙一把拉住）

鳳 讓他們去，你陪我談談，好不好？

王 好！好！

鳳 哦！我想起來了，方才你叫我的名字過了。

王 是呀！鳳仙小姐！

鳳 我好像沒有把名字告訴過你，你怎麼知道的？

王 我昨天臨走的時候，偷偷的問王媽的。

鳳 你這人真壞！

王 鳳仙小姐！（笑嘻嘻地）

鳳 幹嗎呀？

王 沒什麼，我唸唸這名字，真好聽。

鳳 可是你的名字叫什麼達三，不達三的，真不好聽，叫起來也不便當。

王 那你隨便叫我什麼好了。

鳳 我叫你三哥好不好？

王 好極了，好極了！

鳳 你也不用叫我鳳仙小姐，就叫我鳳妹好了。

王 (樂極) 好極了，好極了，鳳妹！鳳妹！鳳妹！

鳳 (也笑) 瞧你這個人！

(正在此時史有道偕甄豔情從通外面的門進來)

史 怎麼今天門沒有關好，(進來看見他們) 咳！鳳妹！怎麼祇有你們兩個人  
在這兒！

王 哦！史先生來了，他們在裏邊，我去告訴他們(他心虛地溜進餐室去)

鳳 表哥！這位是誰呀？

史 (窘) 她是……她是舅父，哦，不，是……是我的朋友！

鳳 哦！原來是表哥的女朋友，我去告訴爸爸去！(他叫着向餐室走去) 爸爸  
！表哥帶他的女朋友來了。

史 (狠狠地對甄豔情) 你瞧！你瞧！我請你不要來，你編要來，這會兒表妹  
誤會我了。



甄 關我什麼事，我是來找你舅舅的。

史 可是你千萬別在我舅媽面前露出馬腳來。

甄 我知道，我裝作你的女朋友就是了。

史 老八，你跟舅舅說完了話就走吧！

甄 哼！我得問問他，爲什麼祇給我這點錢，他難道不知道現在什麼都漲價了。

史 其實，我替你討得了，何必一定要自己來見他。

甄 我不來，他不知道我的厲害。

（鳳仙拉着福昌上）

鳳 爸爸！你瞧這是表哥的女朋友！

陳 （見甄大驚）咦！老八！你怎麼會來？

甄 （笑）我來拜望你呀！

鳳 爸爸，您認識她？

陳 (窘)咳，咳，好像有點認識？

甄 哦！原來你快不認識我了？

陳 謝謝你，你回去吧！有話改天再說！

鳳 咳！爸爸，既然是表哥的朋友，您又是認得的，怎麼好意思叫人家就走

呢？

甄 對呀！還是你小姐懂事。

(芝瑛在餐室內叫「福昌，福昌」。)……

陳 (大急)咳，咳，你……你……

(芝瑛從屋裏出來)

咳！這位是誰呀？

是表哥的女朋友，也許是他的……

史 (連忙想分辯，又不知說什麼好)咳，咳，不……不是。

陳 (連忙)是……是的，是有道的朋友，今天他帶她一齊來玩的。

芝 哦！原來有道有了新朋友了，好極了，有道，介紹，介紹呀！怎麼怕起難爲情來了嗎？

史 哦，哦，這位是甄……（連忙改口）哦不是真，是賈，賈小姐！

芝 有道，你怎麼了，究竟是甄是賈？

史 真就是假，假就是真。

甄 （向有道）好吧，隨便你們說吧！

史 賈小姐，這位就是我舅媽！

甄 陳太太！久仰您的大名，今天才得相見。

芝 好說，好說（非常客氣地）賈小姐光臨，我們非常歡迎，有道在我們家裏像自己人一樣，你也別客氣呀！早就應該請過來玩的。有道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史 這個，這個，這個不能告訴您的。

鳳 表哥！真會變戲法！

（楊及王從餐食出來）

王（見有客）對不起，你們有客（想回進去）

楊（見甄）咳！你不是老八嗎？怎麼你也來了。

甄咳！小楊，原來他們請客，就是請你這個小鬼。

芝你們怎會認識？

王楊先生交際很廣，認識的女人不少。

鳳她爲什麼叫老八？

史也許她排行第八。

楊老八，我替你介紹，這位是我的朋友王先生，這位是甄小姐。

史不，她是賈小姐！

楊她明明是甄，爲什麼說是賈，你是誰呀？

鳳他是我表哥！賈小姐是我表哥的女朋友！

楊哦！對不起，那麼，就算是賈小姐吧！

芝（問陳）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陳 我有點糊塗了。

芝（向楊）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楊 我也弄不清楚了。

芝（向王）你說呢！

王 我更莫明其妙。

鳳 這樣看來我也沒弄清楚呢。

史 咳，我早就說過，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管他呢。

王 對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這種事又不能保險！

（王媽已出來）

王 菜好了，老爺！

陳 請！

## 第二場

同景，多少天以後的一個晚上。

燈光轉亮，陳福昌一個人在屋子裏等候，史有道來了。

陳

有道！你現在才來，我等了你半天了，我告訴你一切事進行得非常順利。芝瑛已經跟楊永年把條件完全說好了，他叫我們可以大胆去幹，等棧房燒掉以後，他代表公司出來調查，回去證明確是失火，公司裏立刻可以付出賠款，他担保不成問題，但是他說這件事越快越好，我現在已決定在今天晚上動手放火燒西棧，叫你佈置的事情怎樣了？

史

一切也都準備好了，棧房裏的人都已調開，引火的東西都已辦齊，守棧房的小張也已經跟他說好，我叫他等會就來，祇要舅舅命令下去，立列可以烈燄飛騰。

陳

（興奮地）好極了，這兒離棧房不過兩條馬路，從窗口可以看得見，我們

可以預備好酒，打開窗子，飲酒賞火，一定是非常有趣。

史 舅舅想得真不錯！（王媽上）。

媽 老爺！守棧房的小張，大概又是喝醉了酒了，他在門口，一定要我進來問老爺，究竟今天晚上放不放？我問他放什麼，他說『你不用管，老爺知道』我一定要問他放什麼，他就說『放屁』老爺你想這不是豈有此理。你去關照他，叫他放好了。

媽 （莫明其妙地）老爺！究竟放什麼呀？

陳 你不用管！

媽 老爺！小張喝醉了，您沒有喝醉吧？

陳 胡說！

媽 是（預備下去）

陳 慢着，王媽！你去預備點酒菜，等揚先生來了，我們在這兒喝酒。  
媽 是！

史 慢着，王媽，多預備一位女客。

媽 是不是又是那晚真真假假的那一位？

史 你別多管！

媽 是！  
(王媽下)

陳 怎麼？你又叫老八來幹嗎？

史 誰叫她來？她自己一定要來！

陳 真是麻煩！

史 不要緊，好在舅母已經把她當是我的女朋友了，不會疑心您了。

陳 嗯，可是你跟老八，看上去倒確是很親熱的樣子。

史 怎麼，舅舅你跟我吃醋嗎？

陳 不，不，我是說老八這種女人，不是好人，你也得留神一點！

史 是！舅舅！可是有一件事，舅舅也得留神一點！

陳 什麼事？



史 舅媽的年紀比舅舅年青得多，而姓楊的又很滑頭，我是說當心弄假成真。  
陳 這個……這個我想不會的，我倒是擔心鳳仙跟那個王達三，他們兩個人常在一起，這你該自己想想辦法才對。

史 咳，鳳妹本來已經對我很冷淡，自從老八來假充了我的女朋友以後，她更不理我了，舅舅！我這完全是爲你犧牲的。

陳 好，等事情成功，我一定叫鳳仙嫁給你。

史 謝謝你，舅舅！

陳 你該叫我丈人了，哈哈，好吧，我太疲倦了要到樓上息一會兒去，你在這兒等他們吧，你舅媽同楊永年看電影去了。就會回來的……

史 鳳妹呢？

陳 他同達三不知上那兒去了，大概也快回來了，你等一會兒吧。（他上樓去）。

史 （自言自語）王達三這小子同鳳仙……楊永年這小子同舅媽……我自己同

老八……這事情怎麼搞的，……管他呢……想辦法從老頭子那兒多弄點錢，才是真的……

「甄豔情從外面進來」

甄 嘆？怎麼你一個人在這兒，他們呢？

史 你這晚才來，他們出去了，祇有老頭子在樓上，你要不要上去看他。

甄 等一會兒吧，我累得很，先坐一會兒，怎麼你那位鳳仙妹妹到那兒去了。

史 唉，別提了，看樣子得『過戶』給王達三了。

甄 「笑」你不必痛？

史 我現在也不想她了，我是一心一意的對你了。

甄 得了，別裝孩子了，當心給老頭聽見。

史 管他呢，等這場火一起，咱們好好地敲老頭一筆竹槓，我同你正式結婚。

甄 你不怕老頭對付你。

史 我可以利用舅母對付他，這完全是外交手段。

甄 你的外交手段好，可惜你的表妹還是跟了人家跑。

史 我毫不在乎，因為我已經有了你了。

甄 哼，你別打如意算盤，我倒還要考慮考慮呢。

史 你考慮什麼呢？

甄 咳，舅舅有錢，外甥年輕，叫我丟了那個好？

史 事情成功，咱們不是也有錢了嗎？

甄 可是，『嘴上沒毛，做事不牢』況且你又是個沒良心的傢伙。

史 你還不相信我？要不要我起誓……

甄 得了，誰要聽你的那一套。

史 我恨不得挖出心來給你看。

甄 得了，你也不用說了，反正你也知道我喜歡你。

史 你真的喜歡我？

甄 怎麼樣？

史 (笑) 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

甄 又是要錢？

史 你真聰明！

甄 你怎麼不問你舅舅要？

史 咳，他怎麼肯給我，只有你，才拿得到他錢。

甄 唉，近來也很難，不這樣逼着他，也拿不到。

史 你多少先借一點給我，等事情成功，我可以以從老頭那兒分到點錢，我一定加倍還你。

甄 (拿出錢給他) 你們放火的事，搞得怎樣了？

史 噓！輕聲點！那姓楊的小子已經答應合作了，祇要我們動手，他一定可以向公司裏領到錢賠我們，當然老頭子也得分給他一份。

甄 這是你舅媽的功勞！

史 可是主意也是我想得好！

（王達一挾着鳳仙從外面的門進來）

鳳 （看見他們）我當是誰，原來是表哥同賈小姐。

甄 我又變成賈小姐了。

鳳 （打趣地）賈小姐！對不起我們打擾了你們的情話。

史 哼！鳳妹，你們方才到什麼地方去的？

鳳 上天也好，入地也好，你管不着。

史 （轉向王）王先生對表妹倒是很會侍候！

王 不敢！敵人素來主張保障女權，扶持弱小，所以對於陳小姐稍盡保護的責任，想來史大律師一定贊成。

史 混賬！

甄 得了！本來要你去管他們做什麼呢？

鳳 對了！像賈小姐那樣就漂亮了，表哥真是狗逮耗子多管閑事。

甄 他是自作多情。

史 (氣憤地) 好！咱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老八！我們到樓上去

吧！

甄 回頭見！

王鳳 回頭見！

(史與甄上樓找陳福昌去了)

王 姓史的小子，自己有了個不三不四的女人，還同我吃什麼乾醋。

鳳 有道本來就不是個好東西，不知從哪兒變戲法似的，變出一個稀奇古怪的

賈小姐來。

王 不是說她姓甄嗎？好像跟你爸爸也有那麼一手。

鳳 誰知道將來是我的表嫂，還是我的新媽媽，我也實在管不了這許多。

王 對了，咱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鳳妹！你爸爸會不會答

應你嫁給我？

鳳 我想他一定不肯答應的？

王 那怎麼辦呢？

鳳 我也沒有辦法，（笑着）我不嫁給你，你怎麼樣？

王 那麼祇有……祇有一個辦法。

鳳 什麼辦法。

王 自殺！

鳳 我不相信你肯爲我自殺。

王 你真的不信？

鳳 真的不信。

王 （從身邊摸出一只瓶來）你瞧，這是什麼？

鳳 （看瓶子上的字）來沙而！你那裏來的？

王 我自從那天遇見你以後，我就去買一瓶來沙而放在身邊。

鳳 這爲什麼？

王 我早就下了決心，我對天起誓說：「我王達三非於最短期間和陳鳳仙小姐結

鳳 婚不可，不然，當以此來沙而自殺，以表示對月下老人的抗議……」

王 這倒是很夠刺激。

鳳 那麼，你究竟怎麼樣呢？

王 我決定不嫁你了

鳳 爲什麼？

王 我常常想，要是有一個人能像小說上寫的那樣，爲了戀愛，爲了我，而自

殺，這是多麼夠刺激的事呀！

王 你就那樣忍心？

鳳 （堅決地）嗯！

王 好！（開瓶欲飲，鳳仙連忙過去搶掉他）

王 你讓我死！你讓我死！

鳳 王媽！王媽！（王媽連忙進來）。

媽 什麼事？麼什事？小姐！



鳳 快把這瓶東西藏起來！（把來沙而交給她）

媽 這是什麼呀？

鳳 一瓶來沙而。

媽 這是做什麼用的？

鳳 你不用管！快拿走，快拿走！

媽 是！是！真是稀奇古怪！（王媽莫明其妙地拿着瓶子下）

王 你這什麼意思呀？幹嗎不讓我自殺？

鳳 傻孩子！我難道真捨得讓你死？我是試試你的，看你是否對我真情。

王 （突然嗚咽起來）我的心你還不知道嗎？

鳳 我知道你是真心愛我的，不過這樣表演一次，多夠刺激呀。

王 可是我差一點死了。

鳳 傻孩子，我怎麼會讓你死呢。

王 那麼，你一定嫁我？

鳳 當然！

王 你爸爸不肯呢

鳳 我同你逃跑！

王 逃跑？

鳳 我們可以逃到香港去，譬如當它蜜月旅行，我們就在船上結婚，不是很夠刺激嗎？

王 好極了，好極了……不過……不過……

鳳 不過什麼呀？

王 不過到香港去需要一筆很大的路費。

鳳 這我早就想好了，我爸爸藏錢的地方，和媽媽藏手飾的地方我都知道，到時候，我把它去偷了來，不但路費有了，連以後我們的生活費也有了。

王 好極了，好極了，這才真的好極了！

（楊永年挾着芝瑛從外面進來）

楊 達三，你倒先來了！

王 來了不久，來了不久！

楊 看樣子，你們很有進步。

王 彼此，彼此！

鳳 媽！

芝 你爸爸呢？

鳳 在樓上。

芝 還有誰？

鳳 還有表哥和他的愛人。

芝 那麼，你們到那邊（指餐室）去談談吧！我還有要緊事和楊先生商量。

王 好吧！鳳妹，咱們也到那邊去商量一件要緊事，這樣才叫做『愛吾愛，以及人之愛』（與鳳入餐室去）

楊 （目送他們進去）小王真福氣！

芝 (吃醋地) 你羨慕他是不是？

楊 不是！不是！

芝 那麼，你快點講下去呀！

楊 講什麼呀？

芝 咦？你在汽車裏講的，你從前在外國的事呀！

楊 哦，當我在法國的時候……

芝 咳，你剛才才是說當你在美國好萊塢呀！

楊 哦，對不起，我記錯了。

芝 哼，你一定是看見鳳仙，有點神魂顛倒了，什麼都忘了。

楊 不是，不是，絕對不是，若存此心，天誅地滅！

芝 我也不要聽你的了，你們男人沒一個是好人。

楊 你又動氣了嗎。

芝 (不理)

楊

芝瑛！

芝

（仍不理）

楊

芝瑛！其實你也應該明白我的……

芝

你叫我明白你什麼呢？

楊

咳，你想想看，我是個留學生，我懂得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又懂得法國香水，美國電影……我那一樣不好，那一樣比不上人家，可是我爲什麼那樣的喜歡你呢？這就是愛情，偉大的愛情，使得我聽你的話，我可以爲你活也可以爲你死，我爲了你去幫那個老頭子犯法，幫他放火，幫他發財，幫他違背了本人的良心，幫他違背了本公司的章程，這難道是爲了他嗎，這都是爲了你！

芝

可是，老頭答應分錢給你的。

楊

錢，當然我也要分，可是沒有你，我是決不幹這種事的。

芝

（笑）那你要我怎麼樣謝你呢？

楊 這就是你應該考慮的了，我這個人有着外國人一樣的熱情，我是肯爲愛情犧牲的。

芝 你乾脆的說吧！你要我怎樣？

楊 我要求你跟我走！

芝 走？到哪兒去？

楊 哪兒都可以去呀，譬如說我們可以一同到香港去，你要是肯的話，一等賠款到手，我們就逃到香港去渡蜜月，這多麼有意思呀！

芝 那麼快？

楊 當然要快，芝瑛，我告訴你，我在公司裏已經用空了不少公款，這次的事若有三長兩短，我兩罪並發，可怎麼辦呢，你能眼看着我坐牢嗎？芝瑛，你一定不忍心，爲了愛情，我要求你跟我逃跑吧！

芝 跟你逃跑……那……那不真的變成假戲真做了嗎？這……這我該仔細想想。

楊 這又有什麼可以考慮的呢，那個老頭子有什麼好呢？

芝 他……：

楊 你也許想他有錢，其實他的錢還得我幫他忙才行，不然他就馬上變成個窮光旦，我們何必那樣傻呢？等火燒過以後，我可以代他去想公司裏領錢，這他已經同意了，等到錢一到手，這錢不就成了我們兩個人的？

芝 我們兩個人？

楊 可不是，我們還那麼傻，把錢去交給老頭子，等他分出來。何不，我們領到了錢，就此遠走高飛，我們兩個人去組織新家庭，你想，那時候我比他  
有錢，比他年輕又是個留學生。

芝 （有動於中）比他有錢……：比他年輕，……留學生。

楊 你難道跟那老頭子一輩子不成，讓人家說「哎呀，一朵鮮花插在牛糞裏」  
你瞧，你不爲我想，不爲愛情想，也該爲自己想想呀。

芝 他待我……：

楊 他待你又有什麼好，有了這麼大的一個女兒，還在外面拈花惹草，你還跟他真情真意……

芝 你別說了，你別說了，我心亂極了，我不知道怎樣好，你這樣的愛起我來，叫我怎麼辦呢，要是答應了你，這不真的變成假戲真做，弄樣成真了嗎！哎，糟糕！我這齣戲一定要演糟了！

楊 芝瑛！不必考慮了，答應我吧！（遽上前擁抱之，恰巧陳福昌出來，看見，他咳嗽了一聲，兩人大驚分開，陳裝作沒看見）  
哈哈……楊先生已經回來了，王先生還沒來嗎？

楊 （窘）是……是的……沒……沒回來，哦，哦，來了，來了，回來了，嗯，  
嗯，陳太太有點頭暈，是的，是的，我……我也有點頭暈，天……天太熱了，對了，天太熱了，我……我去看看王達三……（他趕忙地躲了餐室）

陳 芝瑛！

芝 怎樣？



陳 你剛才跟他做什麼？

芝 演戲呀！

陳 可是你們也演得太認真了？

芝 你不是最反對吃醋的嗎？怎麼也吃起醋來了？

陳 （語塞）嗯，嗯，嗯。

（史有道與甄豔情出來）

史 舅媽！您回來了。

芝 嗯！你們什麼時候來的？賈小姐請坐呀！

甄 謝謝您！陳太太！我們才來！

芝 你們兩人感情真不錯，一塊來一塊去的。

史 （故作驚人地）我們快要結婚了？

陳 （大驚）什麼？她跟你結婚。

芝 你做舅舅的也該喜歡呀！有道，你結婚，舅舅一定送你一份很好的禮。

史 (笑) 那我先謝謝了。

陳 (不悅地) 得了，得了！

(楊永年和王達三，鳳仙一齊出來)。

芝 你瞧！這兒還有一對呢，瞧鳳仙近來跟達三多好！

史 (妒忌地) 哼！

陳 大家請坐，大家請坐，我們現在暫時不要研究這些問題，談些別的吧！

(王媽突然匆忙地奔上)

媽 不好了，不好了，那面在大火燒，人家都說是老爺公司裏的棧房失火了。

陳 (大喜) 真的！(過去推開窗，看得見天上的紅光) 哈哈，燒了，燒了

，王媽！快去端酒菜來！

媽 (莫明其妙地) 老爺！火燒了！

陳 混蛋！我知道！你快端酒來！

媽 (四顧) 火燒了還想吃酒？

芝 叫你去，你就去得了！

媽 是！（自言自語地）奇怪，還沒喝酒倒像是已經醉了。

陳 （臨窗觀火）多美麗的火呀！這都是錢，都是鈔票，哈哈，明天，明天（拍着楊的肩膀）明天你替我把鈔票領來了，我們發財了，（對窗）他媽的小張該多加點火油，燒它個痛快，把西棧燒個乾乾淨淨才好。

（王媽端上酒菜，以酒杯斟滿，分與衆人後，她下）

陳 （高舉酒杯）哈哈，來來來，大家今天應該快活地慶祝一下，慶祝我們發財了，大家乾杯！

大家 乾杯！

陳 大家發財！

大家 大家發財！

（大家笑，王媽突然奔上）。

媽 不好了，不好了，守棧房的小張來了，說燒的確實是老爺公司裏的東棧……

……

陳 哈哈，燒吧，燒吧，燒得好極了，（忽然想到）什麼？你說的什麼？燒的是東棧？

媽 是的，老爺東棧失火了！

陳 不，是西棧！

媽 老爺你怎麼了，你又沒去看怎麼知道呢？小張說是東棧西棧對面的東棧！胡說，不會的！一定是西棧，你去叫小張來！

媽 是（自言自語）不想辦法救火，爭什麼東棧西棧幹嗎？倒把我急死了。（她下）

史 （在窗口看）看方向是有點像東棧。

芝 要是燒的真是東棧，怎麼辦？

楊 虧得東西兩棧都已保險了。

陳 可是貨物都已偷運到東棧了，西棧都是些沒有用的東西，預備引火的。

王 要是把真的貨物燒了，就是賠款，還不是一樣不合算，這不是跟自己開玩笑。

陳 所以，這不能是東棧，不能是東棧，一定要燒西棧，一定要燒西棧！

（小張進來，喝醉的樣子，一手還拿着酒瓶）

陳 小張！

張 是！老爺！

陳 瞧你又醉了這樣子！

張 老爺！不喝酒沒有胆子放火！

陳 你放的是不是西棧？

張 是東棧？

陳 （又氣又急）什麼？

張 我放的是東棧！老爺！

陳 混蛋！誰叫你放東棧的？

張 我的太太！

陳 誰？

張 (笑) 就是我的老婆，我也叫她太太的。

陳 豈有此理！她爲什麼叫你放東棧。

張 她說西棧靠我家近，燒起來危險，不如放東棧好，貨物又多，燒起來好看。

陳 (抱住頭) 我的天呀！

張 我想東棧也好，西棧也好，反正一樣燒，管他呢，就放東棧吧！燒了再說。

陳 你這是要我的命了！

張 老爺如果認爲這次放得不好，下回我可以再來！

陳 混蛋！

張 是！老爺！

——幕急落——

### 第三幕

景同前，又是一個晚上。

幕啓時，祇有陳福昌與史有道在會客室中

陳 唉！我早就說過小張這傢伙愛喝酒，又怕老婆，辦不了事，你瞧！這次的事就是害在他手裏。

史 過去的事，也別提了，貨物已經燒了，弄假已經成真，我們早點把錢拿到才好。反正這場火，叫誰去調查，都會相信是真的。

陳 是呀，可是楊永年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史 您等他幹嗎？

陳 我今天已經把圖章保單都交給他了，請他向公司裏領錢。

史 您就那樣相信他？

陳 不相信也沒辦法呀！現在我們是抓在他手裏，不過我想楊永年不會對不起

我們，他很聽你舅母的話呢。

史 那舅舅拿到了錢，可要分一點給我了。

陳 這個……這個恐怕很難，這點錢我連還債都不夠。

史 可是我替舅舅出了這大力氣，幫您佈置……

陳 別提了，你佈置得真好，連火都放錯了。

史 這不能怪我，應該怪小張的老婆。

陳 不管怪誰，總之，這點錢還不夠我彌補虧空，反而虧空得更大了。唉，要是燒的是西棧那些廢紙爛木頭，我的貨物沒有損失，我還可以拿來賣掉，倒確實能發一筆大財，現在我簡直不知怎麼是好呢。

史 依我說也沒有什麼難的事。

陳 你又有什麼好主意，快說！

史 這個……

陳 我知道，你現在要是能替我想出一個辦法，我一定分錢給你。



史 辦法倒是有一個，不知舅舅可願意……

陳 別賣關子，快說吧！

（王媽上來）

媽 老爺，小張來了，說要見您！

陳 什麼事？

媽 他說有話跟你自己講！

陳 叫他進來！

（王媽出去）

史 小張現在來有什麼事？

陳 誰知道，我看見他就生氣，

（小張進來）。

老爺！史少爺！

陳 張 你有什麼事？

張 老爺！我的太太叫我來……

陳 誰？

張 咳，就是我的好婆，說慣沒法改。我的老婆叫我來向老爺提一聲……（陪笑）。

陳 吞吞吐吐地，你要說什麼呀？

張 （陪笑）其實，不說老爺也該明白。……

陳 明白什麼呀？

張 老爺！您別開玩笑了。

陳 誰同你開玩笑。

張 老爺，就是上回火燒的事……

陳 怎麼樣？

張 老爺，您是知道的，那火不是自己燒起來的。

陳 混蛋！這還用你來說嗎？

張 可是，警察局裏問我時候，我推說不知道。

陳 那當然了。

張 老爺，您是明白的，這火是我放的。

陳 不錯，是你放的。

張 可是，這是您的意思。

陳 是的，我叫你放的。

張 老爺吩咐的事，小的還敢不做嗎？可是……可是小的聽說保險公司的賠款已經下來了，所以……所以我的太太，咳，就是我的老婆要我來領賞了。

陳 混蛋！你放錯了火，害得我完蛋，你還想來要錢，還不替我滾！

張 就是放錯了，您多少也得賞一點，下回用得着小的，小的還能替您出力。

陳 放屁，我不開除你，已經算是好的了，這火把我的貨物都燒了，誰相信這是放火，現在保險公司的錢，也還沒賠來，你倒想來敲竹槓了。

張 小的不過來跟老爺提一聲，那敢敲竹槓呢。

陳 混蛋！還不替我滾，要錢？別做夢！

張 老爺，您這是開玩笑還是當真。

陳 滾！滾出去！

張 老爺。您這話當真。

陳 當真，怎麼樣？

張 老爺。放火是犯法的？

陳 難道我怕你？

張 那您將來別怨我！

陳 王媽！王媽！把這傢伙趕出去！

（王媽推門進來呆瞧）

張 不用趕，不用趕，咱們走着瞧吧（小張出去，王媽下）

陳 把我氣壞了！

史 不過……這種小人也得當心他。

陳 哼！我怕這種人不成，有道，你快說，我領到錢以後該怎麼辦？

史 照我說，舅舅目前的情形，三十六策，走爲上策。

陳 你的意思是捲逃？

史 總比等吃官司好。

陳 這個：我也想到過，不過：我有點下不了這個決心。

史 咳，您要是再不當機立斷，：等到火燒眉頭可來不及了。

陳 唉，事到臨頭，也祇有這一個辦法了。

史 您打算到哪兒去呢？

陳 我想到香港去。

史 跟舅媽一齊去？

陳 我還想把老八也帶了去……

史 (驚) 把老八也帶去？

陳 怎麼樣？

史 沒什麼，很好，很好。

陳 楊永年爲什麼「還不來呢」？我等了他一天了，我們到樓上去等他吧！再去詳細計劃計劃以後的事情。

史 好吧。（他們二人上樓去）

（芝瑛偷偷地自餐食中出來，打電話）

芝 （打電話）小楊是不是？我是芝瑛，怎麼樣，錢領到了，好極了，船票也買到了？好極了，今晚三點鐘開船，好的好的，我都準備好了，祇有一隻皮箱，對了，我馬上就來，你在馬路上等我好了。

（她再進去，把皮箱拿出來，手裏拿了一封信，把信放在桌上，正想走，忽然王媽出來）

媽 太太！您那兒去？

芝 我有要緊事，出去一次，桌子上有封信，你交給老爺。

媽 老爺在樓上。（過去拿信）

芝 我知道，這封信你明天早上再給他看！

媽 爲什麼？

芝 你別多管，叫你怎麼辦，你就怎麼辦好了！

媽 是。（芝瑛提起皮箱要走）

媽 太太！這皮箱？

芝 這……這……這是楊永年太太的，我問她借來的，現在去還他。

媽 哦！我幫你提。

芝 不用了。

媽 您什麼時候回來？

芝 沒一定，也許今晚不回来了。（她匆匆提着箱子走了）

媽 （自言自語地）奇怪？楊永年太太的皮箱……今晚不回來……明天給老爺看信……這是怎麼一回事呀？……管他呢，叫我怎麼辦，就怎麼辦。

（王媽下去了，鳳仙自樓上鬼鬼祟祟地下來，手裏也提了一只皮箱，她走

到窗口看，窗外有口哨聲，她招招手）

鳳  
（輕聲地）三哥！三哥！

王聲  
（在窗外）怎麼樣？拿到沒有？

鳳  
媽的手飾自己拿走了，爸爸的錢拿到了。

王聲  
有什麼東西交給我？

鳳  
（把皮箱由窗口提出）你把這個拿去，我就來了。

王聲  
你快來！

鳳  
知道了，（王媽又進來了）

媽  
小姐同誰在講話？

鳳  
沒有誰，（從皮夾裏取出一封信交給王媽）

我有事出去一趟，這封信你交給爸爸。

媽  
也是一封信？

鳳  
你最好是明天早上再給她看！



媽 也是明天早上？

鳳 我今晚也許不回來了，不用等我！

媽 也是今晚不回來？

（鳳仙匆匆出去）

媽 （自言自語）怎麼啦，今晚她們在玩什麼把戲？

（電話鈴響，王媽接電話）

媽 這兒是陳公館，不錯，陳福昌是我們老爺，你要老爺聽電話，好的，你是哪兒？警察局？哦，哦，請等一等。

（放下電話機，叫）老爺。老爺。快點來。警察局打電話來，要您自己接電話。

（陳聞聲匆匆趕下來，史隨下）。

陳 警察局？什麼事？

媽 我不知道，您自己問他。

陳 (聽電話) 喂！是的，我就是陳福昌，誰？你問楊永年嗎？不錯，他常到

這兒來，什麼，他來了別放他走？爲什麼？有人告他，他犯了什麼罪？盜用公款，今天才發覺的？他已經逃走了？好的，他來了我一定不放他走！

(掛上電話)

史 什麼事？

陳 糟糕，糟糕，楊永年果真是個壞蛋。

史 怎麼樣？

陳 警察局已經在通緝他，關照我們，要是他來了，別放他走。

史 爲了什麼？

陳 保險公司今天查出他盜用公款，數目不小，報告了警察局，去抓他，他已經不在家，逃走了。

史 還好，沒有牽涉我們的事。

陳 可是，我的賠款是叫他代領的呀！

史 他領到沒有？

陳 警察局裏說他今天正向公司代領一筆款子，公司起了懷疑，仔細查他從前的賬，才知道出了毛病。

史 這一定是我們的賠款。

陳 那還消說嗎？

史 那可完了。

陳 完了，完了，（忽然看見王媽手裏的信）你手裏什麼東西？

媽 是小姐留給您的信。

陳 小姐留給我？快拿來！

媽 她說明天早上再給您看！

史 胡說，交給我（一把搶去，拆開來唸）

「爸爸！我要求您好幾次，讓我嫁給王達三，您偏不答應，還要我嫁給那個討厭鬼的表哥，這我怎麼肯呢。根據法律上，我已經可以自作主張了，

這也是表哥從前教我的，現在我已經決定自作主張，自動地嫁給王達三，今天我和達三作蜜月旅行去了，這是很夠刺激的，我很快活，後會有期，珍重，珍重，女兒鳳仙敬上。」

陳 氣死我了！

史 (又唸)「還有一句話，要告訴爸爸的，我看表哥不是一個好人，您以後別在相信他吧，特此附告」

唉，我也氣死了。

媽 老爺！這兒還有太太留給你的一封信，您還是今天看，還是明天看？

陳 什麼？太太也有信留給我？她到那兒去了？

媽 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把信給陳)

陳 奇怪(拆信唸)「福昌夫君如見，妻因見楊永年君少年英俊，不能無動於中，以致於弄假成真，隨同楊君另營新生活去矣，所有公司賠款，及妻之金銀手飾一併帶去，尙望夫君念舊日情份，不再追究，不勝感激之至。妻

芝瑛敬上」好了，完了，完了。（丟掉信）

史（拾來看）還有字呢（接着唸）「又楊君囑爲致意，此次妻與楊君之姻緣，承蒙夫君作月老牽綫，不勝感激，並此致謝」

陳天呀！現在錢也沒有了，人也逃光了，我要發瘋了。

史我也要發瘋了。

（王媽看得手足無措）

媽老爺！老爺！史少爺！史少爺！

二人發瘋了，發瘋了。

（突然甄豔情推門進來）

甄咳？怎麼這屋子裏祇剩下你們二個人在發瘋。

媽咳！賈小姐，您來得正好，他們都要發瘋，叫我怎麼辦？

甄出了什麼事？

媽太太跟楊先生逃走了！

甄 小姐呢？

媽 跟王先生逃走了！

甄 (趕過去問陳) 錢呢？

陳 被楊永年拿去了。

甄 (回頭問史) 錢既然沒有了，你還留在這兒幹嗎？

史 對呀！錢既然沒有了，我還留在這兒幹嗎？

甄 (對史) 跟我回去！

史 (茫然地立起走)

陳 你們那兒去！

甄 你管不着，隨便我們那兒去，也許我們結婚去！

陳 結婚？誰跟誰結婚？

甄 我同他結婚呀！老頭子，你等着吃喜酒吧！

陳 胡說！他是我的外甥！

甄 不錯，我就喜歡你的外甥，有道！咱們走吧！

史 好！走吧！舅舅，您自己保重！再見了。

（史與甄匆匆出去，有道的皮包仍放在桌上，忘了，王媽去關好門）

陳 好吧！你們走吧，你們走吧，都走乾淨了，我也要走了。我到走到什麼地方去呢，沒有了錢，逃也逃不掉了，我只有了一條路可以走了，什麼都完了，我還活着幹嗎呢，王媽！（摸出身邊的鈔票）你到藥房裏去替我買一瓶來沙而。

媽 您要喝來沙而？

陳 你不用管，快去買！

媽 不用買，家裏有一甄，我去拿來！

陳 家裏有？

媽 不錯，上回王先生預備喝的，小姐不給他喝，叫我藏着，大概小姐知道您喜歡喝的，捨不得給他喝。

陳 好，快拿來！

（王媽趕忙進去拿）

陳 好，我就要死了，就要死了，死得那樣慘，只有個王媽送我的終，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呢，誰替我料理後事呢？糟糕一個人都沒有？還得我自己料理，可是我死了怎麼能料理呢？對了，我得先替我死後的事料理好。

（王媽取來「來沙而」甄，交給他，他一飲而盡）。

陳 好了，現在我一定可以死了，王媽！你快打個電話到殯儀館。

媽 殯儀館？

陳 對了，擇一家大一點的，乘我還沒死，（趕翻電話簿）我得趕快辦後事。

媽 您說誰要死了？

陳 我呀！我就快死了。

媽 （大驚）您好好的怎麼會死呀？

陳 你不看見我吃了來沙而嗎？



媽 天呀！吃了來沙而要死的呀？

陳 當然！

媽 糟糕！糟糕，我一點都不知道，您怎麼不早告訴我一聲呢，我還當是吃着好玩的呢。

陳 我是自殺呀！

媽 這樣說來王先生上回也是自殺，怪不得小姐不給他喝，現在我該怎麼辦呢？去請個醫生吧！

陳 不用請醫生，我馬上就要死了，請醫生也是多化錢吧了，你快照這個號碼，打電話到殯儀館，叫他派車子來接我。

媽 （習慣地）是！（她打電話）是殯儀館嗎？快派車子來接我們老爺，對了，我們老爺死了，什麼？什麼時候死的？（問陳）老爺！他們問您什麼時候死的？

陳 再過五分鐘！

媽（聽電話）喂！再過五分鐘死的，對了，一定會死的，你們馬上就來吧！

這兒是海上路一百三號陳公館。對了，（掛上）老爺！我也要走了。

爲什麼？

陳 我看見死人害怕！

陳 可是，我現在還不是死人呀！

媽 你要是一定死的話，那您就索性快一點吧！

陳 爲什麼？

媽 殯儀館的車子就快來了呀！

陳 對了，對了，我快死呀！怎麼，我的肚子裏一點動靜都沒有呢？（聽自己

肚子）好像有點在響了，不行，不行，我真是一點經驗都沒有？王媽！我

爲什麼還不死呢？

媽 我也沒有這個經驗。

陳（拿起瓶子來看，又放在鼻子上聞）咳，天呀！這那裏像是來沙而？你倒

聞聞看。

媽 (接過去聞) 一股醬油氣味。

陳 這明明是醬油湯。

媽 這兒怎麼一回事？

陳 也許你拿錯了。

媽 一點不會錯，明明是上回王先生帶來要喝的那一瓶。

陳 他騙了鳳仙，還騙了我！

媽 謝天謝地，您不死了！

陳 倒霉！倒霉！人在倒霉的時候，連死人也要上人家的當。

(突然門鈴聲，王媽去開門)

媽 誰呀？

(打開門，警察甲，帶着楊永年，王達三及芝瑛、鳳仙上，她們仍提着皮包)

媽 咦？太太小姐都回來了，楊先生，王先生也來了，好極了，怎麼？這個警

察是幹嗎的？

警甲 這兒是陳公館吧？

媽 是呀！

警甲 你們老爺呢？

媽 那不就是！

警甲 這位就是陳先生吧？

陳 是的！

警甲 這幾個人您都認識嗎？

陳 當然認識！

警甲 我是奉命緝拿這個姓楊的「就在那邊馬路上給我碰到了，所以把他捉住。

陳 好極了！

警甲 可是他邊上這個女人說是你的太太。

陳 不錯。

警甲 後來又抓到了一對形跡可疑的人，那個男的是姓楊的朋友。

陳 對了，他叫王三達，

警甲 王達三邊上那個女的說是您的小姐。

陳 也不錯。

警甲 既然不錯，也沒什麼了，我們祇要抓這個姓楊的，那幾位因為形跡可疑，所以把他們帶到你這兒來問問，既然你能替他們證明身份，那就沒事了，現在他們可以留在這兒了，我祇要把這姓楊的帶走。

陳 慢着！

警甲 什麼事？

陳 你把他們一齊帶去？

警甲 爲什麼？

陳 他們也都犯了法？

警甲 什麼事？

陳 他們是通姦捲逃，我正要報告警察局呢。

鳳 爸爸你……

芝 （同時）福昌你……

楊 （嘆了口氣）唉！

王 完了！

警甲 這是真的？

陳 當然真的，你看二個皮箱就是物證。

警甲 怪不得慌慌張張的樣子，問他們話支支吾吾的，好，現在一齊跟我到局裏去吧！

陳 好呀！這才大快人心。

（突然外面人聲『不要給跑了，不要給跑了』警察乙帶着小張推門進來）

張 這就是陳福昌老爺！

陳 什麼事？什麼事？

警乙 這個張三到局子裏來自首，說是大富公司貨棧的火，是他放的，可是……

這個主使人是您！

陳 (圖賴) 什麼，什麼，這……這……這不是我。

王 我證明是他。

楊 我也證明是他。

警乙 你不許說話。

張 這確是老爺叫我放的！

陳 小張！你！

張 老爺！小的斗胆！

陳 混蛋！

警乙 就請陳先生一齊到局子裏去一次吧！

陳 我？

警乙

不錯。

陳

好。我去！我去。

（突然揚，下，鳳，芝，等笑起來）。

（笑聲中，史有道探頭進來，看見有警察，想走，已被小張看見）

張

史少爺！別走！別走！

陳

有道！你回來做什麼？

史

我忘了我的皮包，回來拿的。出了什麼事嗎？，怎麼都來齊了。

張

不錯，想不到史少爺也會來，正好一齊去。

史

到那兒去？

張

警察局呀

史

警察局？我不去！我不去！

張

（對警察乙）這個人是老爺的外甥，一個冒牌律師，也是放火的主使人。

史

胡說，胡說！



鳳 有道，別賴了！

史 你，你，你，

警乙 走，走，走。

門外有人打門。

人聲 (門外) 這兒是不是陳公館？

媽 (答應) 是的！你是那兒來的？

人聲 殯儀館！

衆 殯儀館。

陳 唉！完了

媽 唉！萬事應該「火燭小心」啊！

——幕急下，全劇完——

